

约》未获批准、《里斯本条约》中的选择例外和退出条款,我们也需要更加严肃地考虑可能的去一体化趋势。成员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公众日益增加的怀疑,以及民族国家议会和政府对辅助性原则的坚定承诺,都可能使得之前盛行的、对于缔造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欧盟条约》第1条)的承诺土崩瓦解。但同样,可能它并不会造成管辖权在不同层级间简单的上下运动,而是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或地域范围内促成一体化和去一体化进程同时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对权力在欧盟相互交织的层级间转移的多样性有所准备。

基于上述原因,若通过采用“一组较低层级且更为简单的方案”¹,以适当分析欧盟的纵向维度,而非单纯依赖互斥的理论方案(例如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甚至是多层次治理这样的新的整体学说²),那么,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实证研究总体上仍

能获得许多成果。我们可以把欧盟看作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特政治体系。但是在处理管辖权的纵向配置以及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力共享应用时,我们应当避免简单套用总体性方案或某个宏大理论。这是因为,鉴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它们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且有益的研究基础。

相反,和沙普夫一样,我们建议将理论建构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去开发和检验各种具体理论和模型。从范围限定的方案(即那些和特定治理模式相关的方案)出发,我们将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发现一体化的动力在何处会产生不可兼容的结构,而又在何处会创造出自我增强机制,无论是朝着一体化还是去一体化方向。因此我们认为,若把重点放在多层次治理的特定模式上,而非尝试涵盖全貌,那么对于欧洲治理的研究将收获一些富有意义的新视角。

责任编辑:肖友瑟

德国教育简讯

德瑞奥三国教育水平发展之比较

日前,柏林教育与社会经济研究所对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教育水平发展做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教育普及方面都不如其阿尔卑斯山邻国。

在高等学历者(高等教育、以高中毕业为入学条件的高等职业培训)占劳动人口的比例方面,只有瑞士(34%)超过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32%),而德国(31%)和奥地利(27%)均落后于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另外,在1997年至2007年期间,瑞典两国不仅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提高了8%和7%,同时还把低学历者或无学历者的人数降低了6%和4%,而德国在这两方面的变化甚微。

在教育支出(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三大领域)方面,2006年度德国的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奥地利占5.5%,瑞士占5.8%,而经合组织的平均

值为5.7%。

该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德瑞奥三国的教育体制相似,二元制职业教育均是本国教育体制的重要支柱,因此,长年以来把德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较低的原因归咎为二元制职教的分流,这个说法不能成立。目前德国并没有实现教育机会公正,在当今人口日益减少的年代,德国的未来遭受威胁。

柏林教育与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迪特·多门博士介绍说,最近两年德国的教育虽然已经初步显示出其活力,但这是否足以赶上瑞典这两个邻国,尚待观察。他建议,德国应以瑞典为目标,加强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和高层次的职业培训,开发继续教育市场,真正实现教育机会公正。

(李国强 编译)

¹ Fritz W. Scharpf,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Multilevel Governing in Europe”.

² 参见 John Peterson, “The choice for EU theorists: Establishing a common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3), 2001, pp. 289-318.